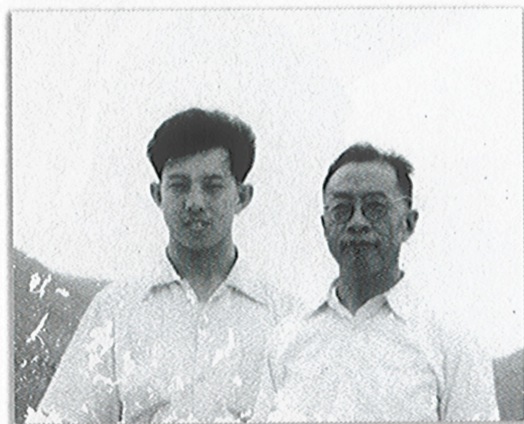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黃祖植(右)當年與校友郊遊。



錢穆(右)建議黃祖植寫新詩不妨參考古詩



唐端正與老師唐君毅(右)郊遊



唐君毅與學生遊鹿野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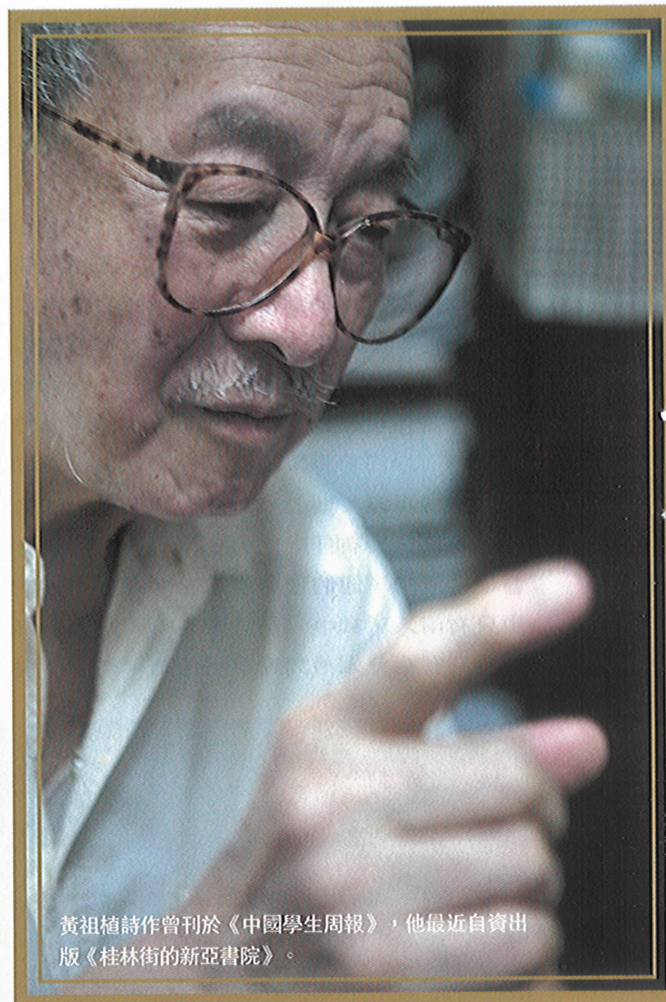
許多回憶 有點癡

採訪早年的新亞畢業生，發現縱使他們的學術成就或者社會成就(以功利角度而言)不能稱得上非常顯赫，但是他們仍然有一種非常有別於一般人的特點，就是他們都有點為理想而犧牲的精神。

黃祖植和列航飛都沒有補回港府頒發的中文大學大學學位，照理他們回校，只要出席一下，就可以畢業，成為薪酬待遇肯定好得多的大學學生，但他們結果都沒有這樣做。黃祖植一直任教私立中學，薪水自然比教官校低，但他怡然自得，到結婚開支大增時，他唯有兼職經營校服生意維持。黃祖植說：「我太太常常說我是傻的。」

四九年從廈門南下至港的黃祖植，家境算不錯，他四九年年來港，高中程度，但接不上香港課程，於是閒賦在家，唯在余雪曼家中學畫，又跟余雪曼夫人吳練青學唐詩古文。後來余雪曼說，你不讀書不是辦法，不如找一間學校念書，以免浪費時間。黃祖植於是找到了位於桂林街的新亞書院。往三樓報名時，有一位滿面于思的中年先生從裏面走出來，他問了一些話，並叫黃祖植寫一篇六百字自傳，黃交卷後，對方說寫得不錯，可以辦理註冊入學。這位中年先生，黃祖植後來才知道就是唐君毅。黃辦完手續，上樓梯至四樓，中間見到寫着「大學部」的校名牌，心想：「難道這裏真是大學？但看這地方，又一點不像一間大學啊。」到上課時，聽錢穆講課，「好像帶你遊大觀園，一下子聽入迷，很容易就忘了寫筆記。」到上唐君毅的課，「他往往問你問題，然後跟你辯論。」那時學生可上任何課，根本沒有人理你是什麼學系的。上完課後，黃祖植心裏興奮：「這可是一間貨真價實的大學！」黃祖植說，錢穆看上去好像很嚴肅，但跟他談話，就會發覺他其實很慈祥。黃祖植酷愛寫新詩，錢穆也曾提議他，要寫好新詩，不妨由古詩入手。

黃祖植一九五二年二月入讀新亞書院，一九五六年六月畢業，他於去年出版了一本《桂林街的新亞書院》，自言因對在學期間所見所聞，所思所為，留有深刻印象，於是用筆勾勒出早年母校的粗略面貌。他還記得曾加入歌詠團，練完唱後，大家拿來一壺放涼了的開水，把一罐果汁倒進去，一人一杯潤喉。那時每唱到「天甚清，風甚涼，鄉愁陣陣來，在他鄉，一孤客，寂寞又淒涼」時，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味道。



黃祖植詩作曾刊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，他最近自資出版《桂林街的新亞書院》。

為而不有 信而堅守

宋敘五是河北人，一九四九年，十七歲來港，做過多份工作，一九五五年為友聯印刷廠生產經理，那時接觸到友聯出版社(就是出版《中國學生周報》那間機構)同事，很多是新亞書院學生，於是在五八年入讀新亞，由於經濟科成績好，張丕介老師建議他轉讀經濟系。一九六〇年，新亞文史系分為中文系及歷史系，宋敘五覺得有點太專門，於是順理成章轉系。

放棄經理決心做全職學生，宋敘五不覺是犧牲，原因簡單，因為實在太喜歡讀書，又喜歡教書。他說：「當時錢(穆)先生已經

講明，不能以為讀書就能找到工作，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事業，而不是職業。」即使校長有言在先，當時的學生仍然全副精神不斷讀書。「我雖然讀經濟學，但經濟學不能令自己發達，主要是幫別人發達。」

「現在的人常追求自己本身的生活，想的是自己，但當時我們是逃難下來的，對國家、民族、文化很有抱負，根本不甘於只求溫飽，我們的人生目標，是去找尋中國的出路。每個同學都自命不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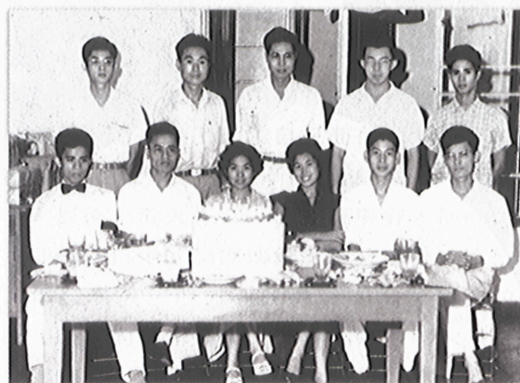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們不管否教授是什麼學系，總之在新亞之內，就是自己的老師。」那時全校同學約一百人，感情極要好，幾十年後，同學少年今已垂垂老矣，但仍每月相約到酒樓飲茶聚舊。

宋敘五師從張丕介，被稱為張之嫡系傳人，張丕介經濟學每每關乎國計民生，即是說研究經濟的重心，仍汲汲於救國保種。張丕介病重時，宋敘五等新亞經濟系學生都有留駐照顧老師。他畢業後留校任助教，其後取得香港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，先後任教過新亞研究所、能仁書院及樹仁學院。他說自己安於任教同一地方，即使別的學校待遇更吸引，他總不為所動。

宋敘五今年出版《幕僚論政——清朝名士包世臣的經世思想》，包世臣是清乾隆至咸豐初年人，正值時代由盛轉衰，這位清朝名士一生幾乎沒有做過官，僅以布衣身份替官場中人作幕僚，而且天資聰敏，分析力強，在詩詞書法造詣頗深外，更對當時貨幣政治、鹽政、河工、漕政等有深入分析。包世臣在二十五歲後，不再用心於詩詞，而專於研究世務，「時時論說民間疾苦，為補救之方」，致力探討與國計民生有關的「實學」。宋敘五說，包世臣為解民間疾苦，著書立說，奔走呼號，但因身不在位，而且因堅決不加入小圈子集團而拒絕保薦當官，可謂誤了功名，一切抱負，只能寄望假手於



新亞書院師生聯歡，活動包括出謎題詩聯競猜。



前排左二為列航飛、前排最右為唐端正，後排右二為黃祖植。至今三人仍有聯絡。



錢穆主持學生的畢業禮，大家都不披博士袍。

人，但最後其思想仍因各種官場的限制而無法實現。

宋敘五在包世臣一書之後記中為包世臣布衣論政最後失敗而惋惜，記者忽然覺得，宋敘五好像也在為新亞學人而感到同樣的遺憾。



宋敘五經濟學師承張丕介，由於有友聯印刷廠的經濟，課餘他兼營印刷廠業務。